

文選卷第二十七

梁昭明太子撰

五臣并李善注

行旅下

顏延年北使洛一首

還至梁城作一首

始安

五臣作平字

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鮑明遠還都道中作一首

謝玄暉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敬之山一首

休休重遠道中一首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

京路

五臣作
洛字

夜發一首

江文通望荆山一首

丘希範旦發漁浦潭一首

沈休文早發定山一首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軍戎

王仲宣從軍詩五首

郊廟

顏延年宋郊祀歌二首

樂府上

古樂府四首

班婕妤怨歌行一首

魏武帝樂府二首

魏文帝樂府二首

曹子建樂府四首

石季倫王明君辭一首

行旅下

使女

一首

五言

顏延年

銑曰宋高祖北伐府遣軍北至洛道中作是詩

延之與府參

延之為豫章世子中軍行參軍義熙十二年高祖北伐有宋公之授府遣一使慶殊命參起居延之至洛

陽道中作詩一首文辭藻麗為謝晦傳亮所賞集曰時年三十二

改服飾 勅徒旅首路跼險艱

善本作難字 向曰改服改常服旅行旅也 勅整首初跼履艱難也 善

曰左氏傳曰齊侯謂韓厥曰服改矣杜預曰戎朝異服也謝承後漢書序曰徐叔戎車首路毛詩曰謂之蓋高不敢不跼毛萇詩傳曰跼曲也鄭玄曰跼可畏

懼之振楫發吳洲秣馬陵楚山

翰曰楫棹秣也言自水登陸行也吳楚皆國名 善曰阮籍詠懷

詩曰朱轡躍飛泉夜飛過吳州毛詩曰言秣其馬杜預曰粟食馬曰秣韓子曰楚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

塗出梁宋郊道

由周鄭間

濟曰梁宋周鄭皆國名 善曰漢書曰沛公乃道碭音義曰道由碭也

前登陽城路日夕

望三川

銑曰陽城縣名三川河洛伊即洛陽也 善曰漢書曰汝南郡有陽城縣音義應劭曰三川今河南郡也

在昔日輟

期運經始闢聖賢

銑曰闢猶無也在昔晉亂期運輟息無聖賢經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魏都賦曰應期運

而光赫蔡邕陳實命碑曰應期運之數抱伊瀝絕津濟臺館無尺

朴子曰聞之前志聖人生率閱五百歲

向曰伊瀝皆水名由時亂故津濟斷絕臺館盡毀故無尺椽

善曰伊瀝二水名也曹植毀故殿令曰秦之滅也則阿房無尺椽鄭玄論語注曰津

濟渡處也宮陛多果穴城闕生雲煙

翰曰言其荒蕪如此王猷升八表嗟

行方暮年

濟曰言宋高祖之德被八方之外嗟我之行值冬時冒寒氣

善曰言王道被於八荒余行屬於歲暮也摯虞尚

書令箴曰補我衮闕闡我王猷毛

詩曰嗟行之人又曰歲事云暮陰風振涼野飛雲

善本

窮

善曰陸機苦寒行曰涼野多險難爾

天

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窮天謂季冬之日月窮盡也

氏春秋曰季冬日臨塗未及引置酒慘無言

銑曰引發也善曰

窮于次月窮于紀

引猶進也漢書曰上

置酒隱憫眉

徒御悲威遲良馬煩

向曰隱憫憂歎兒威遲馬行兒

不達韓詩曰周道倭遲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

善曰楚辭曰隱閔而

洛神賦曰車殆馬煩

遊役去芳時歸來屢徂

善曰言當歸來而

數京所往而誓本期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

善曰言當歸來而

數京所往而誓本期

蓬心既已矣飛薄殊

亦然濟曰蓬非直達者然成也言己隨俗之心久已陳矣而猶被牽制於時
成我志也飛飄薄迫也善曰言己有蓬心事既已矣而身飛薄亦復同之自
傷之辭也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郭象曰蓬
非直達者曹植吁嘆篇曰
吁嘆此轉蓬居世亦然之

還至梁城作一首

五言 良曰白
洛還也梁國名

顏延年

眇默軌路長惟悴征戎勤

銑曰眇默遠兒軌車跡也征行戎守勤勞善曰楚辭曰登石室兮遠望路眇

眇兮默默又曰顏色憔悴左氏傳曰勤戎五年

昔邁先祖師今來後歸軍振策睠

東路傾側不及羣

向曰昔邁謂前北使時在北伐之前師也今來蓋至後軍也

路險阻不能前及其羣善曰陸機赴洛詩曰振徒涉崇丘楚辭曰肩傾側而不容

息徒顧將夕極望梁陳

分

濟曰徒徒侶也梁陳二國名分分界首也善曰嵇康故國多哀木贈秀才詩曰息徒蘭圃陸機從梁陳詩曰遠遊越梁陳

空城凝寒雲

良曰故國謂梁城也喬高也善曰論衡曰觀喬木知舊都

丘隴填郭郭銘誌

滅無文木石局幽闥黍苗延高墳

銘誌遺失木石交橫塞於泉

戶如有關閉延滿也善曰說文曰局門之關也

惟彼雍門子吁嗟孟嘗君愚賤同埋

滅尊貴誰獨聞

良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言貴賤

賢愚皆同於死故思此而歎息也

善曰栢子新論曰雍門周見孟嘗君曰臣

竊悲千秋萬歲後墳墓生荆棘行人見之曰孟嘗君尊貴乃如是乎毛詩曰吁

嗟汝兮封禪書曰堙滅而不稱列子曰伏

義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無不消滅

曷為久游客憂人念坐自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一首

五言濟曰

延年為始安太守徵為侍郎與湘州刺史張邵登巴陵郡城樓而作是詩也都謂建鄴也

顏延年

善曰沈約宋書曰延之為

常侍出

張劭

江漢分楚望衡巫奠南服

良曰江漢二水名衡巫二山名奠定也善曰左氏傳曰楚昭王曰江漢睢漳楚

之望也衡巫二山名尚書曰奠高山大川孔安國曰奠定也

三湘淪洞庭七澤藹荆牧

銑曰淪猶會也江湘

沅水皆會巴陵至洞庭陂號為三江三湘蓋謂三江也子虛賦云楚有七澤常見其一藹草盛兌荆亦楚也牧則陶牧地名善曰盛弘之荊州記口湘水北

流二千里入于洞庭子虛賦曰臣聞楚有七澤嘗觀其一未見其餘耶璞山海經注曰巴陵縣有洞庭陂江湘沅水皆共會巴陵故號三江也爾雅曰郊外

曰經塗延舊軌登闔

伊訪川陸

向曰延猶追也軌迹闔城也善曰周禮曰國中經塗九軌說文曰

延長也又曰闔城曲重門也舊軌謂張劭也蜀都賦曰經途所亘鄭玄周禮注曰延進也陸機豫章行曰川陸殊塗

水國周地險河

山信重複

韋曰周币複疊也善曰陸機答張士然詩曰余固水鄉士呂氏春秋注曰鄉國也地險已見上文左傳子犯曰表裏山河必無

害也

却倚雲夢林前瞻京臺固

于曰濟曰雲夢澤名京臺臺名固園也此二者皆楚游觀之地

善曰尚書曰荊州雲土夢作又孔安國曰雲夢之澤在江南西都賦曰舍櫺檻而却倚懷舊賦曰前瞻太室說苑曰楚昭王遊於荆臺司馬子期諫曰荆臺左

洞庭右彭蠡

清雰雰霽岳陽曾暉薄瀾澳

於六向曰雰氣也霽雨止也曾暉日光也瀾

荆或為京

水波澳水曲也善曰說文曰秀亦氛字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氛氣也毛萇詩傳曰山南曰陽爾雅曰澳隈也悽矣自遠風傷

哉千里目銑曰遠風謂古跡也楚辭云目極千里傷春心懷縣詩曰涼颺自遠集楚辭曰湛湛江水今河上有楓目極千里

今傷萬古陳往還百代勞起伏向曰往還起伏其來遠矣陳設春心勞倦也善曰起伏即倚伏也

存沒竟何人炯介在明淑翰曰炯明介獨淑善也言理有存沒其道也善曰蒼頡篇曰炯明也劉熙孟子注曰介操也楚辭曰主明從上世人歸

來藝桑竹濟曰上世高尚之人也藝種也善曰論衡曰彼堯舜之耿介王逸曰耿光也今大也耿與炯同古迥切請從上世人歸

還都道中作一首五言善曰集曰上潯陽還都道中作都謂都揚州也

鮑明遠良曰昭為臨海王參軍從荆州還也都謂揚州也

昨夜宿南陵今日入蘆洲銑曰南陵地名蘆洲洲名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南陵縣西南水路一百二十里庾仲

雍江圖曰蘆洲至樊口二十里伍子胥初所渡處也樊口至武昌十里然此蘆洲在下非子胥所渡處也惜日月山朋

波不可留

向曰信日月務疾還也崩波猶奔波也

楚詞江賦曰駭

侵

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

鱗鱗夕雲起獵獵晚

字風適

疾由翰曰早路早取路也畢景落日也儔儔侶也

濟騰沙櫓

黃雲霧翻浪揚白鷗

良曰騰飛也言飛沙鬱然若黃雲也翻浪有似白鷗鳥也

善曰鷗水鳥也登艫

眺淮甸掩泣望荆流

銑曰艫檣軸也眺視也掩泣憶臨海王也荆流楚水也

擢處也楚辭曰絕自盡平原時見遠煙浮

向曰絕極也善曰絕猶盡也

悲坐還合俄思甚兼秋

翰曰倏忽俄頃之際悲思已合於心若經三秋也此皆言憶臨海王

也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

未嘗違戶庭安能千里游

向曰昭自責已離親遠游之悲

不出戶庭無咎古歌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

誰令乏古節貽此越鄉憂

銑曰古節古人高尚之節

越邊也皆明責己之詞

善曰思玄賦曰慕古人之貞節左氏傳宋人曰懷璧不可以越鄉

之宣城出新林浦向版橋一首

五言 善曰酈善長水經注曰江水經三山又

湘浦出焉水上南北結浮橋渡水故曰版橋浦江又北經新林浦

謝玄暉

向曰新林浦名眺時為宣城郡太守故出於此

江路西南永歸流東北驚

善曰宋孝武之江州詩曰山曲蒙幽雨江路結流寒尚書大傳曰大水小水

東流歸海也上林賦曰東

西南北馳驚往來

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

善曰楊雄交州箴曰交州荒裔水與

天際應劭風俗通曰太山巖

石松樹鬱鬱蒼蒼如雲中

旅思倦搖搖孤游昔已屢

翰曰永長也搖搖不

定負屢數也

善曰毛詩曰中心搖

搖謝靈運湖中詩曰孤遊非情歎

既懽懷祿情復協滄洲趣

濟

滄洲洲名隱者所居言我既懽得祿復合此趣矣

善曰楊惲書曰懷祿貪勢不

能自退楊雄檄靈賦曰世有黃公者起於蒼州精神養性與道浮遊謝靈運遊

南亭詩曰賞

頤塵自茲隔賞心於此遇

向曰躡喧也至此乃與塵游心惟良知

左氏傳曰景公謂晏子

曰子之宅湫隘蹢躅

雖無玄豹姿終隱南山霧

銑曰陶荅子始不修德家

富三倍其妻泣曰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不下食將欲以澤其毛衣而成文章也犬豕不擇食故肥而死無幾被誅也眇言我雖無豹姿且終得隱居養性善曰列女傳曰陶荅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倍其妻抱兒而泣姑怒以為不祥妻曰妾聞南山有玄豹隱霧而七日不食欲以澤其衣毛成其文章至於犬豕肥以取之逢禍必矣
荅子之家果被盜誅

勸亭山一首

五言 善曰宣城郡圖經曰勸亭山宣城縣北十里

謝玄暉

茲山亘百里合沓與雲齊

向曰亘長也合沓高負 善曰方言曰亘竟也賈誼早雲賦曰遂積聚而合沓

相紛薄而慷慨應劭漢書注曰沓合也古詩曰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

隱淪既已託靈異

善本然

然

棲

翰曰隱淪隱逸也靈異靈仙也居安也 善曰相

善曰相

上干蔽白日下

屬帶迴谿

濟曰屬及迴曲也 善曰子虛賦曰日月蔽虧交錯

交藤

荒且蔓

枝從耳復低

向曰蔓長聳舉也 善曰

獨鶴方朝

啖餓鼯此夜啼

銑曰方當也鼯鼠名帝鴻也善曰八王故事曰陸世機歌曰欲聞華亭鶴啖不可得也鼯鼠已見上文

雲已漫漫夕

善本作多字

雨亦淒淒

向曰淑猶舒也漫漫雲布自淒淒雨落兒善曰魏都賦曰窮岫淒雲日

月常翳楚辭曰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冥以多雨

我行雖紆組兼得尋幽蹊

翰曰言我此行雖紆

帶郡守之組綬然而兼得尋幽隱之跡文曰紆屈也一日縈也又曰組綬也幽蹊山徑也楚辭曰道幽路兮九疑

善曰楊子雲解嘲曰紆青拖紫說緣

源殊末極歸徑窄

鳥

如迷

良曰緣亦尋也源徑路窄深也善曰聲類曰窄遠望也於鳥切

要欲

追竒趣即此陵丹梯

濟曰要約也竒趣謂仙竒也丹梯謂山高峯入雲霞處也善曰丹梯謂山也眺鼓吹登山曲

曰暮春春服美游駕陵丹梯升嶠既小魯登壘且懷齊謝靈運登石門最高頂詩曰共登青雲梯

皇恩竟已矣茲理席

作庶無睽

銑曰若天子之恩於我終竟止矣此登山之理無乖也善曰西京賦曰皇恩溥周易曰睽乖也王粲從軍行詩曰茲理不可違

休沐重還道中一首

五言良曰休沐謂休假沐浴也還歸于丹陽善曰五言休假也沐浴也漢

書張安世休沐未嘗出如淳曰五日得下一沐

謝玄暉

薄游弟從告思閑願罷歸

翰曰薄游薄官弟且也從告休謁之名閑靜也

善曰孫綽子曰或問賈

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遊於朝乎漢書曰蘇林曰弟且也又曰高祖嘗告歸之田李斐曰休謂退之名也又韋賢乞骸骨罷歸

還却歌

賦似休汝車騎非

濟曰司馬相如歸家貧素與臨邛令王吉善於是相如往王吉舍臨邛都亭而相如工於文章歌賦

以自樂也許劭字子將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豪俠休濮陽令車騎甚衆入郡界曰吾與服豈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騎歸家眺言我歌賦有似相如而車騎乃非袁紹也

善曰漢書曰司馬相如家貧素與臨邛令相善於是相如

往舍臨邛都亭是時卓文君新寡好音相如以琴心挑之相如時從車騎雍容閑雅甚都文君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范曄後漢書曰許劭汝南人爲郡功曹同郡袁紹濮陽令車徒甚盛將入界內曰吾與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

車歸 家 灞池不可別伊川難重違

良曰灞池謂西京伊川謂東京言此二京不可違別者以喻丹陽亦

不可斲去也 善曰枚乘集有臨灞池遠賦伊川已見上文

汀葭稍靡靡

江荻

他復依依 善曰汀水際平處也葭荻皆水草名靡靡依依隨風貞

敢 善曰毛詩曰葭莢揭揭毛萇曰葭蘆也荻亂也高唐賦

曰薄草靡靡韓田鶴遠相叫沙鴉保忽爭飛雲端楚山見

詩曰楊柳依依向曰鴉水鳥翰曰表外也岫亦山也善式與征徒望

林表吳岫微曰枚乘樂府詩曰美人在雲端表猶外也鄉淚盡雲沾衣濟曰征行徒侶也鄉淚望鄉之賴此盈罇酌含皇京望

芳菲良曰賴此盈罇酒含光景而望芳菲之節稍得解其鄉思問我

勞何事曰愁康秀才詩曰旨酒盈罇陸機曰日出東南隅清川含藻景闡

銑口微美也我所以勞心者為天子之澤雷潤我仰清美之道所致向曰閨

門也閨門天子重門也言我志俠不重軒冕蒙主恩甚故戀重門善曰管子

曰先王制軒冕以著貴賤歲華春有酒初服偃郊扉翰曰此心終願歲初春酒

之門庭也善曰楚辭曰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顏延之贈王太常詩曰郊扉常畫開

晚登三山還望京邑一首五言濟曰三山山名京邑謂

江寧縣北十二里濱江有三山相接即名為三山舊時津濟道也

謝玄暉

灞浹望長安河陽視京縣

良曰喻登山望丹陽也浹岸也京縣洛陽也善曰王粲七哀詩曰南登

灞陵岸回首望長安備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

白日麗飛甍參差比日可見

銑曰

簷也參差連絕兒善曰吳都賦曰飛甍軒互李尤洪池銘曰漸臺中起列館參差

餘霞散成綺澄江靜如練

暄鳥覆春洲雜英滿芳甸去矣方滯淫懷哉罷歡宴

向曰覆蓋英華也

翰曰言思歸未果故罷歡宴善曰邯鄲湛贈伍處玄詩

曰行矣去言別易會難王粲七哀詩曰何為久淫滯毛詩曰懷哉懷哉曷月余

旋歸佳期悵何許浹下如流霰

濟曰佳期謂友朋也悵悵也何許謂不見也霰雨雪相雜也善曰

楚辭曰與佳人期兮夕

有情知望鄉誰能髮真

軫善本

不變

向曰言人

張又曰涕淫淫而若霰情有望鄉者誰能髮不變白乎鄉謂丹陽髮黑也詩云鬢髮如雲縝黑也縝髮

同義善曰盧諶與劉琨書曰苟曰有情孰能不懷廣雅曰縝黑也古詩曰還

顧望舊鄉張載七哀詩曰憂來令髮

白毛長詩傳曰鬢黑髮也縝與鬢同

京路夜發一首

五言 銑曰又自丹陽之宣城郡

謝玄暉

擾擾整夜裝肅肅戒徂兩

向曰擾擾卒迫也肅肅嚴勒也徂往也兩車也善曰枚乘七發曰擾擾若

三軍之騰裝尚書曰戎車三百兩廣雅曰擾擾亂也毛詩曰肅肅宵征許慎淮南子注曰裝束也

曉星正寥落旦辰光

復泱泱

鳥郎莫蕩反翰曰寥落稀疎貌也字書曰泱泱不明之貌

猶雪沾餘露

團稍見朝霞上

良曰團露垂貌善曰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故鄉邈已負山川脩

且廣

濟曰負遠脩長也善曰班固燕山銘曰負其邈兮

文奏方盈前

懷人去志賞勗躬每跼

局 躋

瞻恩唯震宸蕩

銑曰文奏謂官簿書懷人

懷友人也向曰勗誠躬身也躋躋危懼也瞻恩天子之恩也震蕩不安也

善曰曹子建聖皇篇曰侍臣首文奏陛下躋仁慈毛詩曰嗟我懷人鮑昭白頭

吟曰心賞猶難恃孝經鈞命決曰勗躬未濟毛詩曰謂天蓋

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躋楚辭曰心怵惕而震蕩

行矣倦路長

無由稅歸鞅

翰曰稅息鞅駕也說文曰鞅頸韉也又曰韉柔革也鞅於兩切韉都達切

善曰陸機贈弟詩曰行矣怨路長

望荆山一首

五言

江文通

良曰淹時校建平王景素五經而作是詩

奉義我至江漢始知楚塞長

濟曰奉義慕義也建平王景素為右將軍荊州刺史江淹

善曰沈約宋書曰

授景素五經奉義猶慕義也江漢荆楚之境也盛弘之荊州記曰魯陽縣其地重險楚之北塞也

南關繞桐栢西岳

善本

作嶽出魯陽

銑曰南關謂所居之南有關也桐栢山名西岳謂西有山魯陽縣名善曰尚書曰導淮自桐栢漢書曰南陽郡魯陽縣

有魯陽山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繞

善本作重林雲霞散肅

川漲向曰言秋暮氣寒日短也

翰曰肅清明兒漲水也

善曰周易曰橈萬物者莫疾乎風說文曰橈曲木也奴教切肅寒也江賦曰濟江津而

起漲漲水大之貌也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

濟曰歲晏喻年老君者淹自謂也淹懼年老故落淚也善曰

古詩曰淚下沾衣裳楚辭曰歲既晏兮

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

良曰玉柱玉徽琴也掩露含霜謂秋夜

善曰素淑正情賦曰解蘊麝之芳衾陳王柱之鳴箏曹子建樂一聞苦寒奏

府詩曰金樽玉杯不能使薄酒更厚楚辭曰衣納納而掩露

載善本作使再字豔歌傷銑曰言琴酒既無情撫持當此時若一聞奏苦寒

曲善曰沈約宋書曰北上苦寒行且發漁浦潭一首五言

丘希範向曰遲為新安郡太守經此潭宿明日早發至中流作此詩也

漁潭霧未開赤亭風已颺翰曰赤亭山名善曰漁潭櫂歌發

中流鳴鞞響香嶂善本作障字善曰馬融廣成頌曰發櫂歌縱水

謳字林曰鞞小鼓也村童忽相聚野老時一望詭怪石異象蘄絕

峯殊狀良曰詭怪幽奇也蘄絕峻峻自木林木林荒樹齊析析寒沙

漲銑曰森森長密見荒樹野樹也析析風聲漲起也藤垂島易陟

善曰討靈運山居賦注曰漲者沙始起將成嶼也

崖傾填難傍

去 向曰島嶼皆水中山也陟升傍近也 善曰說文曰

日傍信是永幽栖

善本作棲字

豈徒暫清曠

翰曰信可長往豈徒暫游而已 善曰謝靈運方山

詩曰資此永幽栖又田南詩曰清曠招遠風蒼頡篇曰曠踈曠也

坐嘯昔有委卧治今

善本作今字

可尚

後漢岑暕字公孝有幹國之器太守成瑨請為功曹時謠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漢武使汲黯卧理淮陽遜言坐嘯之事昔人已委得賢才卧

理之事我今自庶幾也 善曰坐嘯卧治並見謝玄暉在郡卧病詩

早發定山一首

五言 善曰梁書曰約為東陽太守然定山東陽道之所經也

沈休文

良曰約為東陽太守宿于定山而早發

夙齡愛遠壑晚泣見奇山

銑曰夙齡謂少年時也晚泣謂暮年臨職 善曰毛萇詩傳曰莅臨也

標

峯綵虹外置嶺白雲間

善曰楚辭曰建綵虹以招指穆天子傳西王母謠曰白雲在天丘陵自出傾壁

忽斜豎絕頂復孤圓

善曰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霞剝謝靈運有登廬山絕頂詩毛萇詩傳曰山頂曰冢

歸

海流漫漫出浦水濺濺

音淺善本作淺淺字濺淺流急貌

向曰漫漫平流自濺

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疾貌也

野棠開未落山櫻發欲然

善曰歸海已見上文楚辭曰而開發其花也花朱

色如火

忘歸屬蘭杜懷祿寄芳荃

濟曰蘭杜芳荃皆香草也言我至此忘歸屬於此草雖懷

祿而去長寄其心

善曰楚辭曰遊子憺兮忘歸懷祿已見上文楚辭曰荃不察余之中情王逸曰荃香草以喻君子

眷言採三秀

徘徊望九仙

良曰三秀芝草名九仙仙法名言我終當顧此採芝草而服

善曰楚辭曰采三秀於山間王逸曰三秀

謂芝草也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好餌木至三百年乃見於齊後授伯陽九仙法

新安江水至清淺深見底貽京邑游好一首

五言銑曰

新安郡名京邑丹陽郡也善曰十洲記曰桐廬縣新安東陽二水合於此仍東流為折江

沈休文

眷言訪丹客茲川信可珍

善曰廣雅曰珍重也

洞澈隨深淺皎鏡無

冬春千仞寫停

善本作喬字

樹百丈見游鱗

向曰皎鏡清明如鏡七尺曰仞千仞言高也喬

高鱗魚也

善曰淮南子曰豐水之深千仞投金鐵焉則形見於外抱朴子曰扶南金鋼生於百丈水底

滄浪

平

有時濁清

濟涸無津

翰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夏禹竭洛涸濟歷淮於澤言濟水亦有涸時滄浪水有濁時此江水

不曾濁不曾涸

善曰楚辭曰漁父歌曰滄浪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戰國策曰

蘇秦曰齊有清濟濁河吳越春秋曰禹周行宇內竭洛涸濟歷淮於澤賈逵國

語注曰涸竭也字書

豈若乘斯去俯映石磷磷

濟曰斯謂此水磷

曰津液也涸胡落切

磷水中石見善

曰鵬鳥賦曰乘流則逝毛

紛吾隔踞滓寧假濯衣巾

善本作願以

詩曰揚之水白石磷磷

布衣字

潺湲沫

善本作水字

霑君纓上塵

良曰紛吾約自謂也君即京邑游好也言我至此已隔喧踞濁穢無假浣

濯衣巾請以流沫霑洗京邑游好纓上塵

善曰踞滓謂去京師踞塵之地以

往東陽自然隔越亦不須濯衣巾楚辭曰紛吾可以濯我纓雜子曰潺湲水流

貌也楚詞曰滄浪之

水清可以濯我纓

軍戎

從軍詩五首

五言 善曰魏志曰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張魯魯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

南鄭是行也侍中王粲作五言詩以美其事

王仲宣

銑曰漢相曹操出師征張魯及孫權時粲作詩以美其事

從軍有苦樂但問

善本作聞字

所從誰所從神且武焉得久

勞師

向曰謂曹公神武必不勞師旅也 善曰漢書曰李廣程不識為名將程不識擊刀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李將軍極簡易其士

亦佚樂然士卒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班固漢書高祖紀述曰實天生德聰目明神武左氏傳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煞者夫才

公征關右赫怒震天威

善曰關右關西也赫盛也天威天子之威善曰曹操為丞相故曰相公也毛詩曰王

赫斯怒陸賈新論曰聖人承天威承天功與之爭功豈不難哉左氏傳齊侯對宰孔曰天威不遠顔咫尺

一舉滅獯虜再舉

服羌夷

濟曰獯虜羌夷皆遠蕃名 善曰漢書曰獯鬻虐老獸心服虔曰獯鬻堯時匈奴號也

西收邊地賊忽

若俯拾遺

良曰邊賊謂張魯拾遺言易也 善曰漢書

陳賞越丘

山酒肉踰川坻

銑曰陳布越過也丘山川坻言酒肉多也

善曰六韜

如淮有肉如坻寡

軍中

善本作

多飫饒人馬皆溢肥

向曰飫厭饒餘也善曰杜預

左氏傳注曰飫厭

徒行兼乘還空出有餘資

良曰徒步乘騎也善曰論語孔子曰以

也說文曰饒飽也

吾從大天之後拓地三千里往返速如

善本作飛

翰曰拓開拓也善曰虞丘壽王驃

不可徒行也騎論功曰拓地萬里海內晏然毛詩曰王旅嘽嘽如飛如翰毛萇曰疾如飛也

歌舞入鄴城所願獲無違

濟曰鄴魏都也獲盡也

善曰漢書曰魏郡有

晝

善本作

日處大朝日

暮薄言歸

向曰大朝天子朝也善曰毛詩曰薄言旋歸

外參時明政內不廢家私

禽獸憚為犧良苗實已揮

銑曰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憚其為犧也曰雞其憚為

人用也乎人異於是晉公子謂秦伯曰重耳之事君也若黍苗之仰膏雨也若

君庇蔭膏澤之使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蔡言我雖有雄雞懼犧之情亦

故不為人用而沐曹公之德如陰雨之庇黍苗是以復願仕也禽獸鳥獸之通

名良苗五穀之通名實謂沐恩之實也揮布也

善曰良苗穀也國語曰秦伯

將饗公子如饗國君之禮使于餘相公子賦黍苗子餘曰重耳之仰君也若黍苗之仰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賈逵曰在宗廟為祭主也揮當為輝崔駰竊其小負自鼎公羽願厲朽鈍安善本無此

二不能效沮溺相隨把鋤犁向曰伊尹負鼎以干湯長沮桀溺耦而耕言我竊慕伊尹之負鼎不學沮溺之

耦耕厲朽鈍絜白謙也善熟晒見夫子詩信知所言非翰曰趙簡子

曰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吾所好其樂只且此謂夫子詩也絜將厲鈍朽以求仕夫子朝翔以退居以絜

之情則夫子之言非也善曰孔叢子曰趙簡子使聘夫子將至及河聞鳴犢與竇犢之見煞也迴輿而趣為操曰翔翔于衛復我舊居從吾所好其樂只且

然夫子欲從所好而隱居仲宣欲厲節而求仕有乖夫子之志故以所言為非也

涼風厲秋節司典告詳刑濟曰孟秋之月涼風至言將順秋氣而行殺罰故王司告以詳刑之事厲

敬也善曰禮記孟秋之月涼風至用始行戮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以征不義尚書王曰有邦有土告爾詳刑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絜從征吳作此四

篇我君頂時發桓桓東南征向曰我君曹公也桓桓武兒東南征謂征孫權善曰穀梁傳曰葬我君

桓公順時應以仁也禮記曰舉事必順其時東南謂吳也毛詩曰桓桓于征遯彼東南汎舟蓋長川陳卒被隰

垆銑曰被偏也善曰國語曰秦汎舟于河爾雅曰林外曰垆征夫懷親戚誰能無此善本作戀字

情拊衿倚舟檣眷眷思鄴城向曰時粲從軍善曰漢書公孫攸曰累足撫襟坪蒼曰檣帆柱曰

檣韓詩曰哀彼東山人喟然感鶴鳴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于垆婦歎于室粲自言念室家之意喟歎聲善曰毛詩曰我徂東山滔滔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鳴于垆婦歎于室毛萇曰垆螻豸也鄭玄曰鶴水鳥

也將陰雨而鳴行於陰雨尤苦婦人則歎於室垆徒韻切日月不安處人誰獲恒善本作寧此粲

自解之詞獲得恒常寧安也善曰國語昔人從公由一但輒三齡銑曰

詩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齡年徂往也今我神武師暫足善本作往必

速平弃余親睦恩輸力竭忠貞銑曰神武謂曹公也速平謂

曰左氏傳藥盈曰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又曰苟息曰懼無一夫用報我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偶俱無猜貞也

素餐食

向曰無能而食祿曰素餐報猶雪也善曰毛詩曰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夙夜自忤普性思

逝若抽縈

翰曰忤性歎息也逝往也拍縈如緝縈也善曰廣雅曰忤忤也普耕切

將秉先登羽

敢聽金聲

良曰漢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孫卿子曰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言我將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

金聲而止善曰東觀漢記曰賈復擊青犢於射犬被羽先登所向皆靡仲宣從軍詩曰被羽在先登甘心除國疾秉羽被羽其義同也孫卿子曰聞鼓聲而

進聞金聲而退

從軍征遐路討彼東南夷

濟曰謂孫權為夷者務願毀敵

方舟順廣川

薄暮未安坻

銑曰方並也安坻謂繫舟於岸史記曰春申君曰廣川大水山林谿谷

白日半西山桑梓有餘暉

善曰古步出夏門行曰行行復行行白日

薄西山桑梓二木名也餘暉言將夕也

蟋蟀夾岸鳴孤

鳥翩翩飛

毛詩曰蟋蟀秋蟲名翩翩飛也善曰

征夫心兩

善本作懷

悽

善本作悽

愴令吾悲

善曰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

下船登高防草

露沾我衣

高防謂戍守之地命苞曰露所以潤草

善曰說文曰防隈也春秋元

命苞曰露所以潤草

牀寢此愁當告誰

善曰楚辭曰居愁期誰告古詩曰愁思當告誰

身服干戈事豈能

念所私

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戈戟干盾也所私情所親也

即我有授命茲理不可違

翰

即就戎兵也授命授君命也

善曰論語子曰善人教

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又

朝發鄴都橋暮濟白馬津

向曰白馬津河津名

善曰漢書酈食其曰塞白馬之津

河隄上左右望我軍

善曰毛詩曰河上乎逍遙

連舫踰萬艘帶甲千

萬人

良曰言連舫兵甲之多也舫舫名

善曰六韜曰武王伐紂出於河

日舫併舟也又

率彼東南路將定一舉動

銑曰率循勳功也將定

日艘船摠名也

籌策運帷幄一由我聖君

向

曰毛詩曰率彼曠野戰國策張儀謂秦王曰一舉而伯王之名可成也

恨我無

帷帳也聖君謂曹公善曰漢書高祖曰夫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范曄後漢書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朕謀謨帷幄之中

時謀譬言諸具官臣

濟曰梁自恨無應時之謀猶無才而具官位之臣善曰論語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

對曰今由與求鞠躬中堅內微畫無所陳

良曰漢光武賜陳俊以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

同心之士然中堅卒伍之名鞠躬亦無能陳設善曰論語曰入公門鞠躬如也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

三百領以衣中堅同心之士也許歷為宗士一言猶

善本作獨字敗秦

統曰趙奢將兵救韓軍士許歷諫曰

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敗奢曰諾即使萬人趨上北山秦軍後至爭山不得趙縱兵擊之大破秦軍

軍中曰軍中有以軍事諫者死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主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

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有後令邯鄲許歷請復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赴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敗

秦軍宗謂全具也言非有奇也論衡曰西門豹董安于誠為宗具之人能納韋絃之教也

我有素餐責誠愧伐

檀人

向曰詩云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我無德受祿有愧於此也善曰毛詩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彼君子

兮不素餐兮漢書平當曰吾已負素餐責矣

雖無鈇力用庶幾奮身

翰曰言我雖無鈇刀一割之用

庶幾奮微薄之身願以立功事 善曰東觀漢記班超曰

異立鉏刀一割之力 班孟堅答賓戲曰擯朽摩鈍鉏刀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 濟曰悠悠長也靡靡愁兒 善曰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中心搖搖

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 善曰東觀漢記曰北夷作寇千里無火煙 城郭生榛棘蹊徑

無所由 良曰榛叢由從也 善曰高誘淮南子注曰聚木曰榛 萑蒲竟廣澤葭葦早夾長

流日夕涼風發翩翩漂五只丹寒蟬在樹鳴鸛鵒摩天游

銑曰萑蒲葭葦皆水草名向曰鸛鵒皆鳥名摩天言高也 善曰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古鳥生八九子歌曰黃鸛摩天極高飛 客子多悲

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又憂 翰曰曹公譙人故蔡美之 善曰魏志曰武皇

帝譙雞鳴達四境黍稷盈原疇 濟曰言村落相次稼穡竟野 善曰孟子曰齊有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

達乎四境也說文館宅充鄠里士女 善本作滿莊 音仇協韻善本作 滿莊音仇協韻善本作 疇 疇字 良曰充亦

滿也郭外曰鄠莊疇皆道也 善曰韓詩曰肅肅兔置 自非賢聖 善本作聖賢字

國誰能享斯休銑曰賢聖謂曹公享當也善詩人羨樂土雖客

猶願留向曰詩云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謂有德之國也客聚自謂也願留願留於誰也善曰鄭玄曰樂土有德之國也

郊廟

宋郊祀歌二首

顏延年

翰曰宋文帝時郊祀天地使延年作詞

黃威寶命嚴恭帝祖濟曰黃劭威畏也寶命天命言天子劭畏天命

曰王無墜天之降寶炳海表岱系唐胄楚良曰炳明也胄猶承也海岱及淮惟徐州即彭城東

命帝上帝祖先祖也承也善曰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京賦曰系唐統接漢緒漢書曰楚元

王交高祖同父少弟也彭楚王王彭城沈約宋書靈監睿文民屬睿武

銑曰靈神監察睿聖也奄受敷錫宅中拓宇向曰敷大錫賜宅居也言宋高祖奄

三曹植詩曰靈鑒無私

受天之子鳥故居中開拓疆宇 善曰毛詩曰奄大也尚書曰敘是五福用剪錫厥庶民東京賦曰豈如宅中而圖大范曄後漢書虞詡曰先帝開拓土宇

巨地稱皇聲天乍主

幹曰巨徧聲盡也 善曰燕然山銘曰負其邈于巨地界曹植玄暢賦曰聲天壤而作皇孝經鉤命

沃曰道機合者稱皇張儼請立太子師傳表曰陛下膺期順乾作主

月窳毳充

來賓日際奉主

齊曰窳窳

極曰際東極言遠國皆來賓王庭奉獻土物

善曰甘泉賦曰西墜月蝕東震

曰域服虔曰音窳免窳月所生也尚書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杜子春周禮注

曰今南陽人名穿地為窳曹植玄暢賦曰緼曰

開元首正禮交樂舉

際而來王潘岳為賈謐贈陸機詩曰奉土歸疆

良曰元首皆始也正者正月上曰言天子布開政教之始起於正月上曰也禮

交樂舉和之至也

善曰張載元康頌曰開元建號班德布化禮記曰禮交動

乎上樂交應乎

六典聯事九官列序

銑曰周禮有六典之官以掌萬邦

下和之至也

舜命九官以理天下若斯之官皆

接聯而事於此羅列皆有次序

善曰周禮曰以官府六聯合邦治一曰祭祀之

聯事又曰太宰之職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一曰治典二曰禮典三曰教

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漢書劉向上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應防

曰尚書曰禹作司空弃后稷契司徒皋繇作士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

典樂龍納言

有牲全在滌有絜系在俎

向曰犧牲體完曰牲在滌謂在牢

也凡九官也

中絜清絜之物也俎祭器也

善曰周禮曰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禮記曰帝牛必在滌三月鄭玄曰滌牢中所
搜除處毛詩曰絜爾牛羊或肆或將鄭玄曰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將而進
也以薦善本薦王衷以荅神祐善以荅神靈之福善曰杜預左氏傳
注曰薦獻也衷中心也長楊賦曰受神人之福祐

維聖鄉食帝維孝鄉食親濟曰維繼帝天饗祭也善曰禮記皇乎備

矣有事上春良曰言天子備聖孝之道有事謂有祭祀之事善曰漢書

郊杜預曰有祭事也周禮上春生種稷之種禮行宗祀敬達郊禋宗祀謂先祭於祖郊禋謂

祭祀於郊精意以享謂之禋善曰禮記曰禮行祖廟而孝慈服焉孝經

曰宗祀文王於明堂又曰郊祀后稷孔安國尚書傳曰精意以享謂之禋金枝

中樹廣樂四陳向曰金枝謂燈以金飾之廣樂天子樂也善曰漢書曰

寤寐曰我與百神陟配在京降德在民翰曰陟升也詩云三后在天王

精氣在天武王能配行其道於鎬京言天子升祖考以配天下以德及衆庶奔

精照

善本仁昭字

夜高燎煬晨

齊曰漢家以正月上辛祠甘泉以昏時及夜祠到明而終也常有流星經於祠壇奔精即

流星也燎焚柴煬煙也言焚宗之煙達于晨也

善曰奔精

陰明浮爍沈

祭

詠

深淪

銑曰宋水德主北方辰星辰星為陰明浮爍謂其光上浮也祭水曰沉祭祭名深淪謂致誠信於水也淪深水也

為水德而主辰故陰明之宿浮爍而揚光沈祭所祭沈淪而沈靜也尚書考靈耀曰氣在於冬其紀辰星是謂陰明尚書大傳曰沈四海鄭玄曰祭水曰沈鄭

司農周禮注

告成大報受釐元神

良曰告其成功以報於天遂受福於天神矣釐福元大也

于天鄭玄曰中成也燎柴祭天告以諸侯之成功又曰大報天而主日也漢書曰上方受釐坐宣室日瓚曰釐謂祭祀餘胙也如淳曰釐音僖呂安謂體賦曰

上奏元神下告皇祇服虔

月御案節星驅扶輪

向曰言天福之降下於國使月御車使星駟乘

善曰月御案節並見上文言天神降月御為之案節星驅為之扶輪王濟鍾夫人序德頌曰濟蒙天假星驅省疾羽獵賦曰齊桓公曾不足使扶輪羽獵賦曰

風謂謂

遙興遠駕曜曜振振

翰曰興起也天神起自於天故云遙興也下至於地故云遠駕也曜曜振振光明威

盛貞 善曰漢書房中歌曰雷震震電曜曜

杜預左氏傳注曰振振威貌遠駕神駕也

樂府上

善曰漢書曰武帝定郊祀之禮而立樂府

樂府四首

五言

古辭

濟曰漢武帝定郊祀乃立樂府散采齊楚趙魏之聲以入樂府也名字磨

滅不知其作者故稱古辭善曰

言古詩不知作者姓名也皆類此

飲馬長城窟行

銑曰長城秦所築以備胡者其下有泉窟可以飲馬征人路出於此而傷

悲矣言天下征役軍戎未止婦人思夫故作

是行行曲也善曰酈善長水經曰余至長

城其下往往有泉窟可飲馬古詩飲馬長城

窟行信不虛也然長城蒙恬所築也言征戍

之客至於長城而飲其馬婦思之

故為長城窟行音義曰行曲也

青青河畔草

善本作邊字

草絲絲思遠道

銑曰此謂自春而相思也絲絲心不絕貞善曰言良人

行役以春為期期至不來所以增思王逸楚辭注曰絲絲細微之思也

遠道不可思宿

善本作夙字

昔夢見之

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

善本作可字

見向曰昔夜也展轉反側也善曰字書曰轉亦展字也說文曰展轉也鄭玄毛詩箋曰轉移也枯桑知天風海水知

天寒入門各自媚誰知天風海水不疑凍則不知天寒喻月相為言翰曰知謂豈知也枯桑無枝葉則不

婦人在家不知夫之信息雖有親戚之家皆入門而自愛誰肯相為訪問而言

者乎亦喻朝廷食祿之士各自保己以為娛游不能薦於賢才客從遠方來遺

我雙鯉魚呼兒耳善曰枯桑無鯉魚中有尺素書向曰相思之甚精誠感通若

來者遺我雙鯉魚魚者深隱之物不令漏洩之意耳命家童殺而開之中遂長

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善曰說文上有加餐食食下有長相憶善曰鄭玄禮記注曰素生帛也

何如謂何言也夫知婦相思不能下食故言加餐也

君子行五言平調向曰言君子之道宜守謙撝不履見猜

無此一篇

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由不納履復李下不正冠翰曰納取也取履疑

盜瓜正冠嫂叔不親授長幼不比肩銑曰行合於禮授謂傳物也勞謙得其柄和

光甚獨難濟曰易云勞謙君子謙者德之柄老周公下白屋吐哺不

及餐銑曰白屋草屋庶人居也若此之人沐三握髮後世稱聖賢周公皆謙下見之每一食三吐哺一

沐三握髮以待天下士故天下士皆歸心焉後世乃稱其聖賢

傷歌行五言 向曰側調傷日月代謝年命適盡離絕知支傷而為歌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翰曰燭照也耿

耿夜深長良善曰毛詩微風吹闐闐羅帷自飄颻濟曰闐門也善曰毛詩傳曰闐

內門攬衣曳長帶屣履下高堂東西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濟曰

也徘徊彷徨皆時行不止良春鳥翻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

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霑裳佇立吐高吟舒

憤訴穹蒼

銑曰穹蒼天也於家不待舒憤

善曰毛詩曰佇立以泣谷永與王譚書曰抑

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爾雅曰穹蒼蒼天也

長歌行

五言平調良曰長歌短歌言壽命長短有定分不可妄求當早崇樹事業無貽後時之歎善曰

崔豹古今注曰長歌言壽命長短定分不妄求也此上一篇似傷年命而下一首直叙怨情古詩曰長歌正激烈魏武帝燕歌行曰短歌微吟不能長傳玄豔歌行曰咄來長歌續短歌然行聲有長短非言壽命也

青青園中葵朝露待

善本作行字

日晞

向日晞乾也

善曰毛詩曰湛湛

陽春布德澤萬物生光暉

翰曰為事當及少年之時

善曰楚辭曰

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

濟曰恐至暮年志氣銷歇焜黃華葉色壞善曰焜黃黃色衰也

百川

東到海何時復西歸

銑曰言年一過不可再來
尚書大傳曰百川赴東海

善少壯不努力老

大徒

善本作乃字

傷悲

銑曰理固無益

怨歌行一首

五言 善曰歌錄曰怨歌行古辭然言古者有此曲而班婕妤擬之

班婕妤

向曰漢書云孝成帝班婕妤好帝初即位選入後宮始為小使俄而大幸為婕妤好後趙飛鸞寵盛婕妤

失寵故有是篇也婕妤后妃之位名也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處之姑少有才學

新裂齊紈素鮮

善本作皎字

紈素如霜雪

翰曰紈素細絹出於齊國善曰漢書曰罷齊三服官李斐曰

紈素為冬服范子曰紈素出齊曰齊國獻紈素綃天子為三官服也

裁成

善本作為字

合歡扇團團似明月

良曰皆喻盛美加之刻飾善曰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

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

濟曰君愛幸有如此

此謂蒙恩幸之詞也

常恐秋節至涼風

善本作風字

奪炎熱

銑曰懼寵之移善曰古

長歌行曰常恐秋節至焜黃華葉衰炎熱氣也

弃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

向曰果見遺擲矣篋笥盛扇之箱

樂府二首

短歌行

四言 濟曰言人壽命不可得長思與知友及時為樂並自戒勗之意凡樂府詩古皆有詞此則擬而作

之已下 盡類此

魏武帝

翰曰魏志曰太祖武帝姓曹氏諱操字孟德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舉孝廉而為郎遷南頓令後封

魏王創造大業文武並施從軍三十餘年手不捨卷畫則講軍策夜則思經傳登高必賦乃造新詩被之管絃皆成樂章文帝立追謚為武皇帝 善同翰注

對酒當歌人生幾何

善曰左氏傳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 壁言如朝露去日苦多

如朝露言短促也去日逝去之日 善曰漢書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

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

唯有杜康

銑曰慨慷歎也 向曰杜康古之造酒者在此篇斷以為酒名未知孰是 善曰毛詩曰微我無酒以遨以遊博物志曰杜康作酒

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康字仲寧或云黃帝時宰人 青月主月子衿悠悠我

號酒泉太守漢書東方朔曰臣聞消憂者莫若酒也

心翰曰子衿詩國風也俱在學校之中青衿青領者也其心悠悠謂相思也善曰古詩曰馳車整中帶沈吟聊躑躅但為君故沈吟

至今善本無此二句良曰君為知友也沈吟喻深思之意呦呦幽鹿鳴食野之苹平我有

嘉賓鼓瑟吹笙濟曰詩小雅也苹萍也鹿得萍草呦呦而鳴相呼而食喻人有善賓來即舉樂以相樂魏武帝思此事故引是

詩也以結義於文之意無妨害也善曰毛詩小雅文也苹萍也鹿得萍草明

月何時可掇丁憂從中來不可斷絕銑曰相思之心如明月之光誰能掇去向曰中謂

中心善曰言月之不可掇由憂之越陌度阡枉用相存翰曰阡陌皆道也南北曰阡東

西曰陌枉曲也存問也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里語契闊談讌心念舊恩

良曰契闊勤苦也言勤苦於談讌者念舊情也月明星希烏鵲南飛繞

樹三匝何枝可依銑曰以喻大賢出而小人削而忠信之士游行當擇其棲託之便矣若不得其所依則患害之必至亦如烏鵲

已上四句喻客子無所依託也善曰月明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周公吐哺天

下歸心

向曰山海所以不辭土不拒水者是不厭高深周公以聖人之姿一食三吐哺一沐三握髮以待天下之士使歸其心亦猶此也魏武有

慕此因為戒焉善曰管子曰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辭土故能成其高

明一不厭人故能成其衆韓詩外傳曰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成王封伯禽於魯周公誠之曰無以魯國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也成王叔父也又相天下五於天下亦不輕矣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也論語

素王受命議曰河授圖天下歸心

苦寒行

五言清調曲有清調

翰曰謂因行遇寒而作也古善曰歌錄曰苦寒行古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爲之摧

濟曰艱難也魏

魏高貞山阪屈盤如羊腸之形宜陟此山車輪爲之摧毀善曰呂氏春秋曰

天地之間上有九山何謂九山曰太行羊腸高誘曰太行山在河內野王縣北

也羊腸其山盤紆如羊腸在太原晉陽北高誘注淮南子樹木何蕭索善

曰羊腸坂是太行孟門之限然則坂在太行山在晉陽也

作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谿谷少人民雪落

何霏霏

善曰毛詩曰雨雪霏霏

延頸長歎息遠行多所懷

向曰延頸猶延領善曰呂氏春秋曰

天下莫不延頸舉踵也

我心何怫怫鬱鬱思欲一東歸

良曰怫鬱憂患之兒善曰楚辭曰怫鬱兮不陳東歸言

望舊鄉也水深橋梁絕中道

善本作路字

正徘徊迷惑失故路

善本有薄字

暮無

善本無所字

宿栖

善曰揚雄琴情英曰當道獨居暮無所宿

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餓擔囊

行采

善本作取字

薪斧水持作糜

向曰囊謂袋也薪謂柴也天寒水凍故斫冰以作糜粥也善曰莊子擔囊而趨

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翰曰詩云我徂東山滔滔不歸言行役未還故感此詩而哀也

善注同

樂府二首

苦哉行

善本作善哉行四言欲其入仕以取逸樂

銑曰謂山林之人節行危苦善曰歌錄曰善哉行古詞也

古出夏門行曰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我情然善哉歎美之辭也

魏文帝

上山采薇薄草

向曰薇草藥名可以食之善曰毛詩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楚辭曰薄暮雷電歸何憂古豔歌曰

居貧衣單薄
腸中常苦飢

穀食

風霜露沾衣

善曰說苑曰孺子不覺露之沾衣

野雉羣雉古猴

援胡追

善曰毛詩曰雉之朝雉

還望故鄉鬱鬱何壘壘

翰曰壘壘山重見善曰廣雅曰壘重也

高山

有見崖林木有枝憂來無方人莫之知

濟曰言山崖木枝衆皆知之憂自心來人不能知善曰言高

山之有崖林木之有枝愚智同知之今憂來仍無定方而人皆莫能知之說苑曰莊辛謂襄成君曰昔越人之歌曰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存兮君不知人

生如寄多憂何爲

良曰人之一生若寄於世同朝菌蟪蛄山林之士自取其憂以何爲也善曰尸子曰老萊子曰人生天地之

間寄也寄者固也楚辭曰傷楚國之多憂今我不樂日

善本作歲字

月如馳

銑曰我文帝自稱也言我所以不樂者但爲其

日月之速耳善曰毛詩湯湯

傷中善本作川字

流中有行舟隨波轉薄

作迴轉

有似客游

向曰湯湯流兒

策我良馬被我輕裘載馳驅聊以忘

憂

翰曰言山林之士可以如此行樂忘憂也載則也善曰毛詩曰良馬四之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毛詩曰載馳驅歸唁衛侯楚

辭曰聊嬉娛以忘憂又毛詩曰駕言出游以寫我憂

燕歌行

七言 齊曰燕地名此婦人思夫之意 善曰歌錄曰燕地名猶楚宛之類此不言古辭起自此也作皆

此類

秋風蕭蕭愁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

善曰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

變衰毛詩曰蒹葭蒼蒼白露為霜

羣鸛

善本 作燕 辭歸鴈南翔念君客游多思

善本作 思斷字

腸

良曰憂思結於心腸 善曰禮記曰仲秋之月鴈鴈來玄鳥歸 鄭玄曰玄鳥燕也楚辭曰燕翩翩其辭歸又曰鴈雍雍而南遊

慊慊 苦

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

銑曰慊慊心不足自 善曰鄭玄禮 記注曰慊恨不滿之貌也口簞切 賤

妾榮榮守空房

善曰榮 單也

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霑衣裳

向曰婦人自謙而稱妾榮榮者孤 蜀貞 善曰古詩曰淚下霑衣裳

援琴鳴絃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

長

善曰宋玉風賦曰明月皎皎照我牀星漢 且援琴而鼓之宋玉笛賦曰吟清商追流徵

西流夜未央

濟曰星漢天河央極也 善曰古詩曰明月何 皎皎照我羅牀惟毛詩曰夜如何其夜未央

牽牛織女遙

相望爾獨何辜恨河梁

銑曰牽牛織女二星名隔天河相望婦人自恨與夫離絕故問此星何辜復如此矣牽牛星何

鼓星是也善曰史記曰牽牛為犧牲其北織女織女天女孫也曹植九詠牽牛為夫織女為婦織女牽牛之星各處一旁七月七日得一會同矣

樂府詩四首

五言

箜篌引

濟曰箜篌樂器名引曲也此詞亦欲使知友存交情為善事及時行樂以保其天年善曰漢書曰塞南

越禱祠太一后土作坎侯坎聲也應劭曰使樂人候調作之取其坎坎應節也因以其姓號名曰坎侯蘇林曰作箜篌

曹子建

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

善曰漢書曰過沛置酒沛宮又曰賢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也

中廚

辨豐膳耳羊宰肥牛

良曰膳食烹煮也善曰鄭玄周禮注曰膳之言善今時羹物曰珍聲類曰宰治也

秦不爭何

慷慨齊瑟和且柔

銑曰秦人善彈箏齊人亦善鼓瑟慷慨猶激揚也善曰楚辭曰挾秦箏而彈徵史記蘇秦說齊王曰臨淄其

民無不陽問奏寄舞京洛出名謳

向曰漢成帝趙皇后屬陽阿公主家學舞者京洛之人皆善謳歌

善曰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及壯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樂飲過三爵綏帶傾庶羞

翰曰爵酒杯也庶羞衆味也

善曰漢記曰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二爵而言斯三爵而油油以退儀禮曰上大夫庶羞二十品

王稱千金壽賓奉

萬年酬善曰史記曰平原君以千金為魯仲連壽毛詩曰君子萬年永錫祚

消久要不可忘薄終義所尤

良曰久要久交也薄終薄行於終義所非也尤非也善曰論語曰久要不忘平生

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列子曰或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謙謙君子德馨折欲何求

向曰馨折曲躬也言君子以謙

德曲躬於人固無所求以自牧尚書大傳曰諸侯來受命周公莫不磬折

敬馬風飄白日光景馳

西流盛時不再來

善本作可再字

百年忽我邁生存

善本作在字

華屋處零落

歸山丘

良曰言白日之奔流如驚風之飄疾也光景日色也善曰舞賦曰耀華屋而燿洞房古董進

也濟曰零落謂亡沒也

行曰年命冉冉我道零落各下歸山丘毛萇詩傳曰曲也

先民誰不死知命復

善本作亦字

何憂

良曰先民古人

也 善曰左氏傳曰 生曰人詐 不死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名都篇

五言 銑曰名都邯鄲臨淄之類也居篇之首故以 為名刺時人騎射之妙游騁之樂而忘憂國之心

善曰歌錄曰名 都篇齊瑟行也

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千金被服麗

善本作 且鮮向曰 妖美

也京洛都也被衣鮮新也 善曰王逸荔枝賦曰宛洛少年 史記曰陸賈寶劍直千金論衡曰世稱利劍有千金之價

闕雞東郊道

走馬長楸閒

翰曰郭外曰郊古人種樹於道故曰長 善曰漢書班弘少時好闕雞走馬

馬馳騁未能半雙

兔過我前

濟曰未至 半路也

攬弓捷鳴鏑

善本有 長字

馬上彼

善本無 彼字

南山

銑曰捷 引也鳴

鏑箭名

善曰儀禮曰司射摯三挾一鄭玄曰摯捷也楚甲切漢書

左挽因

曰匈奴冒頓乃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音義曰鏑箭也如今鳴箭也

右發一縱兩禽連

良曰縱射也兩禽連謂連中雙兔也禽者鳥獸通稱 善曰鄭玄周禮注曰凡鳥獸未孕曰禽也毛萇詩傳曰

發矢曰縱兩 禽雙兔也

餘巧未及展仰手接飛鳶

向曰接射也鳶鳴也 善曰毛 詩曰鳶飛戾天鄭玄云鳶鳴屬

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好

善曰咸皆工能妍美也

歸來

善本作我歸字

宴

平樂美酒斗十千

濟曰平樂觀名言酒美故

膾鯉膾

子充胎鰕炮

善本作寒

鰕鰕炙熊蹯

音煩

良曰鯉魚名也膾鰕也鰕魚名鰕腹有胎在腹也炮燒也熊蹯熊掌也

善曰毛詩曰炮鰕膾鯉蒼頡解詁曰膾少汁

雁也鹽鐵論曰煎魚切肝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為然寒與韓古字通也左氏傳曰宰夫膳熊蹯不熟

鳴儔嘯匹侶

善本作

列坐竟長筵

濟曰鳴嘯皆命呼也儔匹侶皆友朋也列引竟盡筵席也

連翩擊鞠壤巧捷

惟萬端

向曰連翩輕迅自擊鞠今之打毬捷疾也萬端言多妙也

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在塞外尚穿域跋鞠也如淳曰域鞠室也郭璞三蒼解詁曰鞠毛丸可蹋戲鞠巨六切史

記曰魏公子賓客辨士說王萬端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

良曰攀留也言此者

以喻少壯

雲散還城邑清晨復來還

濟曰如雲之散也明晨復來於長楸平樂也終日若此其奈國

之事何

善曰舞賦曰駱驛而歸雲散城邑

美少婦

五言 銑曰以美女喻君子言君子既有美行上願明君而事之若不得其人雖見徵求終不能屈 善

曰歌錄曰美女
篇齊瑟行也

美女妖且閑采桑歧路西

音先協韻善本作閒字 向曰妖美閑麗也
善曰說文曰閑雅也上林賦曰妖冶閑都又曰

閑幽柔條紛冉冉葉落何翩翩

翰曰柔條嫩枝也冉冉動自翩翩飛貌

攘袖見素手

皓腕約金環

銑曰攘宣皓白約結也
善曰攘袖卷袂也環釧也

頭上金爵釵要青佩翠琅玕

濟曰釵頭施金爵故以名之琅玕石而似玉
釋名曰爵釵釵頭上施爵尚書曰厥貢惟球琳琅玕

善曰明珠交玉體珊瑚閒采

難

良曰交絡也珊瑚亦珠也木難碧色珠也
大秦國有洲在漲海中廣雅曰珊瑚珠也南越志曰木難金翅鳥沫所成

善曰南方草物狀曰珊瑚出

碧色珠也大
秦國珍之

羅衣何飄颻

善本作飄飄

輕裾隨風還顧盼遺光彩長

嘯氣若蘭

向曰還轉也言蘭者取其芳香
善曰神女賦曰吐芬芳其若蘭

行徒用息駕休者以忘

餐

翰曰休止也
玄錫則行者止杜篤楔祝曰懷秀女使不餐

借問女安居乃在城南

善

端青樓臨大路高門結重關

濟曰端隔也重關重門言紅門也
曰爾雅曰安止也薛綜西京賦注曰安

猶焉也南端城之正南門也漢書枚叔上書曰遊容華耀朝日誰不希

曲臺臨大路列子曰虞氏樂之富人高樓臨大路

令顏向曰希慕令善也善曰神女賦曰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韓詩曰

美如東方東方之日今彼姝者子在我室今薛君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也言

之日出也媒氏何所營呂玉帛不時安銑曰言媒氏何所營求而不及此

周禮有媒氏之職佳入暮高義我求取具良獨難濟曰佳入暮義我求賢志

不苟合善曰楚辭衆人徒善本作嗷嗷安知彼所觀盛年處房

室中夜起長歎翰曰衆人徒嗷嗷喧譁也安知佳人之所觀采向曰盛

士之心而勞其志則賢者竟不至矣善曰蘇武荅李陵詩

曰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蔡雍霖雨賦曰中宵夜而嘆息

白馬篇五言良曰見乘白馬者故有此曲言人當立功立

事盡力為國不可念私善曰歌錄曰白馬篇齊瑟

也行

白馬飾金羈連翩西北馳銑曰羈轡也連翩馬馳自善曰古羅敷行

曰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說文曰羈絡頭

也借問誰家子幽并二地名游俠兒班固漢書贊曰布衣遊俠刺孟之徒也

小去鄉邑揚聲沙漠垂翰曰揚其騎射之聲名沙漠西北地名

善曰幽并二州名

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參差濟曰秉執也楛矢竹箭也參差未射在手時也

善曰墨子曰良弓難張

然可以及高入深家語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良曰控引也左的射的

月支射帖也言妙皆能

摧破善曰班固漢書李廣述曰控弦貫石威動北鄰毛詩曰發彼

仰手接

飛猱俯身散馬蹄銑曰猱類俯低也散馬蹄言馳驚也

善曰凡物飛迎前射之曰接猱援屬也

狡捷過猴

援勇剽匹

若豹螭初知

向曰狡健捷疾也剽猛也螭猛獸也

邊城

多整足急虜騎善本作

數遷移翰曰謂匈奴逼邊也

善曰

羽檄從

北來厲馬登高隄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濟曰羽檄徵兵之

書也厲策也登高

隄華寇也銑曰蹈踏陵侵也鮮卑匈奴也

善曰漢書曰匈奴先

棄身

夏后氏之苗裔也又曰燕北有東胡山戎或云鮮卑蒼頡篇曰交侵也

鋒刃端性命安可懷

向曰端際懷惜也

父母且不顧何言子與妻

善曰鄭玄

毛詩箋曰顧念也

名在

善本作編字

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

如歸

良曰捐并也

善曰呂氏春秋管子云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士視死若歸臣不若王子城也

王明君辭一首

五言并序

石季倫

銑曰臧榮緒晉書云石崇字季倫渤海南皮人早有智慧稍遷至衛尉卿初崇與賈謐善謐既誅趙王倫

專任孫秀崇有妓曰綠珠秀使人求之崇不許於是秀乃勸倫殺崇遂遇害也善注同

王明君者本為

善本作是字

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

善本作焉字向曰昭君后妃

之位也晉文帝諱昭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臧榮緒晉書曰文帝諱昭

善曰琴操曰王昭君者齊國匈奴盛請婚於漢

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明

善本作昭字

君配焉

善曰琴操曰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以昭君賜單于漢書

曰詔采良家女也

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

翰曰烏孫國名其王使獻馬於漢願尚公主乃遣江都王建女為公主以妻焉琵琶樂名其送明君亦善本有爾也其

造新之善本無曲多哀怨之聲濟曰自是造為新樂曲也故叙之於紙云爾

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向曰我為明君稱也單于匈奴之君號也善曰漢書曰匈奴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

庭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銑曰訣別也前驅引路者抗舉也旌旗類祠辭訣未及終前驅已抗旌舉之引路則發行也善曰曹子建應詔

曰前驅舉旌後乘抗旌僕御涕流離轅馬悲且鳴良曰流離涕流自轅車轅善曰魏文帝柳賦曰左右僕

御已多亡長門賦曰涕流離而縱橫李陵詩曰轅馬顧悲鳴哀鬱傷五內泣淚霑善本作珠纓女善

李陵詩曰行行且自割無令五內傷沾纓已見郭璞遊仙詩行行日已遠遂造七匈奴城也翰曰造至善曰

魏文帝苦哉行日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飢延我於穹廬加我文氏向曰穹廬擅帳也關氏單于后名

善曰漢書曰烏孫公主作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殊類非所安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旃帳也關氏如漢皇后

雖貴非所榮善曰殊類異類李陵答蘇武書曰但見異類父子見陵辱對之慙且驚良

羞以女嫁勾奴故對之慙驚 善曰漢書曰呼韓邪死殺身良不易默

子雕陶莫臯立為復系若賸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也

默以苟生 濟曰默默隱忍負苟且也 善曰曹子建三良詩曰殺身誠獨難

正不食子路曰何與陳蔡異孔子曰 苟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盈滿

最與汝為苟生今與汝為苟義也 荀生亦何聊積思常憤盈 盈滿

也 善曰楚辭曰蓄怨乎積思王逸曰結恨 願假飛鴻翼垂之以遐征

翰曰假借遐遠征行也 善曰魏文帝喜霽賦曰思寄 飛鴻不我顧佇立

身於鴻鸞舉大翻而輕飛高誘呂氏春秋曰征飛也

以屏營昔為匣中玉今為糞上英 銑曰不我顧不顧我也屏營迴行

漢糞上喻匈奴也英花也 善曰毛詩曰仲 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立以泣國語中冓曰昔楚靈王獨行屏營 朝華不足歡甘與秋草并

銑曰其憂思之心見春朝之華不足與歡樂甘以其身與秋草俱凋墮不願生

居匈奴之中 善曰古詩曰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節不榮將隨秋草

萎說文曰木槿 傳語後世人遠嫁難為情 善曰漢書張禹曰有愛女

朝華暮落也 遠嫁為張掖太守蕭咸妻

文選卷第二十七

金澤文庫

學子校寄進

永祿三

庚申六月七日

平氏政朝長

能化丸華六十一歲時也

加朱墨土丘 二二五